

馬張合註素問靈樞

靈樞經卷之五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驕志縱欲

張吳慈先曰師傳者先知覺後知先覺後覺即夫子所謂明德新民之意上以治國下以治民治大治小治國家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順和也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來也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驕志縱欲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所謂欲治其身者必先正心誠意此上醫醫國之道也

黃帝曰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瘴則使寒寒中之屬則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張吳慈先曰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臍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臍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

能音括
龍音歌
對音于

龍音括
左傳曰
折厭而
雙
王子琴
曰鶴鳴
九皋報
聞于天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骷骨有餘以候髑髏。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為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

註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藏也。本藏亦經篇名。帝問本藏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則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分至尊也。從而問之誰敢捫循其支節腦肉而後答之。問之固難答之。無據。伯言支節為藏府之蓋。非面部易閱故五藏之氣閱於面部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而知不必于捫循也。肺為藏府之蓋。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大義見本藏篇餘散此。心為藏府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於缺盆。即其髑髏之骨端。曰骷骨。有餘以形於外。則可以驗髑髏而知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為將軍之官。使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當視其目之小大。耳。脾主為衛使之在外。以迎。視唇舌好惡。而知脾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腎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

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臑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臑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臑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

三等藏安且良矣

註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是以五藏之氣。見於色。藏府之體。應乎形。既能閱於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府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知之神。髑髏胸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為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為衛。腎開竅於耳。故主為外。言其聽之達也。堅固者五藏之有堅脆也。吉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性者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臑乃肺之竅。大藏者肺之府。故鼻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濁。而上屬於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胆。膀胱

者津液之府氣化則出鼻孔在外謂鼻孔之氣出在外則膀胱漏泄蓋上竅通而下竅泄也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遺鼻柱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藏府之相形也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管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

註此言身形可以候六府也三焦乃約三焦為決瀆之官者約而不漏也身形上中下三焦相等則藏府在內者安且善矣

決氣第三十

註決論一氣六名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辯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張此篇論精氣津液血脈生於後天而本於先天也本於先天屬一系成於後天辯為六名故帝意以為一而伯分為六馬決分也決而和故篇名決氣謂氣之分別為六而和合為一也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重膚充身澤毛若霧露

之溉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漉漉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

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

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張吳氏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本於天一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兩神相搏合而成此形也所生之來謂之精故常先身生謂未成形而先生此精也上焦

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潤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本經曰水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是以發

洩於腠理汗出漉漉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使骨屬屈伸洩澤從髓空而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濟泌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助也遏遮蔽也避道避也言經脈壅

蔽榮氣行於脈中晝夜環轉無所違逆是謂脈

註此詳言曰氣之義也精神津液血脈分而言之則有六總而言一則曰氣故此謂之曰一氣而下則曰六氣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蓋當男女相構之時兩神相合而成人生男女之形此精常先其身而

腦髓充足則皮膚潤澤

上焦如霧

生有其精斯有其形。夫是之謂精也。宗氣即大氣，積于上焦，上焦開於手少陰心經，而宣布五臟，精微之氣。味此氣薰於皮膚，充其身形，澤其毫毛，誠若霧露之灌溉萬物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夫是之謂氣。營衛生會篇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精化液，而後入于胃，化為精微之氣。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夫是之謂血也。宗氣行于經脈之中，其脈流布諸經，而營氣從之以行，無所避匿，夫是之謂脈也。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天，腦髓銷，股瘦，耳聾，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張榮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本於氣之生。此故謂之六氣。清濁者，榮衛之氣也。腎主藏精，開竅於耳，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洩，液渾渾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不能潤澤皮膚，故毛色大焦也。腎主骨而骨髓上通于腦，故腦髓消而股瘦，耳鳴，心主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是以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註此言六氣之脫者，各有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穀與胃為大海也。

張夫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謂居上者為尊，貴居下者為卑，賤言此六氣主于心腎而生于胃海也。各有部主者，謂精之藏于腎，血之主于心，氣之主于皮膚，津之發于腠理，液之渾於骨，實于腦脈之循于藏府，形身各有所生之部。然以心腎為常主，五穀與胃為大海，津液血氣乃胃海之所也。夫心為君主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為血，水之精為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惡，可為六氣之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謂六氣辯為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註此言各部為六氣之主，而胃又為之大海也。帝問六氣者，可較其貴賤否？伯言各部皆有六氣，故六氣各有部主，如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五精五液五注五然之類，各部皆有之也。然本部所重者

為貴為善別部所有者為賤為惡其本部各為常主也但此六氣者成于五穀精微之氣而胃則納五穀而成之故胃又為六氣之大海耳

腸胃第三十一

註內言腸胃之
或改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張此言有生之後藉藉水穀之所生養故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導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馬越人曰唇為飛門齒為戶門會厭為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小腸會為闕門下極為魄門蓋唇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齒之廣長舌者主為衛使之迎糧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
註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小腸上口胃之下口小腸後附于脊從左環迴周疊積其所注之物以入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計環十六曲大四寸徑口八分分之少半即半分也其長三丈三尺迴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還迴周葉積而下迴其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口一寸寸之少半即五分也長二丈一尺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迴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長二寸七分也其長計二丈八寸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少年者七分半
寸之少半者徑一寸五分
廣腸肛門內之直腸徑二寸寸之大半者徑二寸七分也

馬 內論平人絕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長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脉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張 此論人之藏府形骸指神氣血皆指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食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王若侯曰病人不能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為病矣

註 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故也平人者無病之人也

海論第三十三

馬 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榮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夫

王考侯
日上下
二字宜

體會
輸胸俞
與通用

此用輸
字亦有

意存

腫叶袒

蓋謂督
脉之百
會督脉
應天道
之球轉
覆蓋故
曰蓋

王考侯
日上下
二字宜
體會
輸胸俞
與通用
此用輸
字亦有
意存
腫叶袒

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連乎哉。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連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曰：曰必先知陰陽表裡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前、後、中者為氣之道，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

註夫天生物，地生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腰氣有街，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知陰陽表裡榮輸之所在。四海定矣。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於海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太陽之大杼，下至巨虛之上下，而後出於經氣之街。是衝脈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髓中者為氣之海，在膂胸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胸者止之膂，與背俞俞，故其輸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膂胸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腦為髓之海，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故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督脈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脈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即下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即清水、渭水、海水、湖水、水、汝水、澠水、淮水、澤水、江水、河水、濟水、漳水也。天下經常之水，固十有二，而此水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之四方，故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為水穀之海，其輸穴上在氣衝，下至三里。即氣衝、天樞、下八寸、腹下夾臍，相去四寸，在臍上一寸，動脈應手宛宛中，乃衝脈所起也。針三分，留之，呼吸氣至，即瀉灸三壯。西、南、北之四方，故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為水穀之海，其輸穴上在氣衝，下至三里。即氣衝、天樞、下八寸、腹下夾臍，相去四寸，在臍上一寸，動脈應手宛宛中，乃衝脈所起也。針三分，留之，呼吸氣至，即瀉灸三壯。下至三里，二膝，下三寸，髌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兩筋肉之間，針八分，留十呼吸，七吸，灸可至百壯。惟衝脈為十二經之血海，其輸穴上在於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樞，項後第一椎下，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陷中，針三分，留七呼吸，灸。下出於足陽明胃經之巨虛，上廉，與巨虛，下廉，第一椎下，相去脊中各一寸半。輸穴在於膂，應手宛宛中，乃衝脈所起也。針三分，留之，呼吸氣至，即瀉灸三壯。明胃經之人迎，頸大脈，應手宛宛中，乃衝脈所起也。針三分，留之，呼吸氣至，即瀉灸三壯。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体立已，禁灸，令人失音，針三分。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張姚氏曰：人合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息，故得順而和者，則生利無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

註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順而善調之，否則敗與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悅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張吳氏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為之逆。膻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氣息悅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以言。

註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之偏勝者以言之。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有餘者，邪氣有餘而寔也；不足者，正氣不足而虛也。下文假此。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張吳氏曰：衝脉起於臍中，上循背理，為經脉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之間，是衝脉之血充寔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大，不足則覺其身小。怫然狹然，不知其為何病也。王芾侯曰：

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為小矣。

註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蓋承上文衝脉為十二經之海者而言耳。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張姚氏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受穀食。

註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張姚氏曰：精液補益腦髓，而下流陰股，故髓海有餘，則足勁輕健而多力，度骨度也。髓從骨空循度而上，通於腦，故有餘則自過其度矣。腦海不足，則精液竭，精液者所以濡空竅者也。是以耳為之鳴，目無所見，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故脛痠而懈怠安卧。

見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故脛痠而懈怠安卧。

註馬 此言髓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註張 吳氏曰審其輸則知其四海之通於經而經俞之外通於氣也調其虛實則有餘不足自和矣嘗謂經氣之逆復則反逆為順也

註馬 此善言守四海之輸穴以善調之則有利無害得順而不得逆也審四海之穴而善守之以行補瀉之法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則有利無害其順者可復否則逆而為敗也

五亂第三十四

註馬 內言氣有五亂故名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為五行分為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為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是謂大怳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為霍亂亂於臂股則為四厥亂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

註張 承經邪容篇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馬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此言宗氣積於胸中上貫心脈同榮氣行於脈中以應呼吸而下五味篇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則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天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咽喉故呼吸則出吸則入此言宗氣積于胸中上出於肺循衛氣行於脈外以應呼吸而下此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宗氣兩行榮衛之道一呼一吸脈行六度漏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為一周漏下百刻人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而大周於身此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清濁之不相干也又曰

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悍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此榮衛相將循行於脈外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與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之各走其道清濁之不相干也經脈十二以應十二月者五藏六府之經脈隨度環轉行十六丈

悅音悶
不惰脈
者分晝
夜之陰
陽
十二月
以應十
二時
相隨者
相將而
行與循

脉之氣
各異
若衝氣
並脉循
行則為
膚脈矣
胸與心
肺腎肝
乃經脉
外內之
榮衛所
行之處

上古以
和為知

二尺為一周也。分為四時者。一日之中有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衝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相和。而清濁不相干也。夫循脉之榮衛。氣從胸而上。出於心肺。順脉而行。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其衝氣相隨。晝行於陽。而夜陰者。與脉逆行。從頭注於臂。腋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藏府之陰。與營行脉中。衝行脉外。之氣不相干也。所謂清濁相干者。循脉之榮衛。與行陰行陽之榮衛相干。是以亂於胸。亂於心肺。及亂於腸胃腎肝頭也。

註此言人有五亂。而諸證各有所見也。夫脉與四時而相合。夫是之謂順也。惟清氣宜升。當在于陽。反在于陰。濁氣宜降。當在于陰。而反在于陽。營氣陰性。精專固順。宗氣以行于經。髓之中。衝氣陽性。慄悍滑利。宜行于分肉之間。令晝未必行於陽。經夜未必行于陰。精其氣逆行。乃清濁相干。亂在胸中。是之謂大悶也。故氣亂于心。或亂於肺。或亂于腸胃。或亂于臂脛。或亂于頭。各有其證候者如此。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此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未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營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陽。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營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

陽明少陽之營輸

張道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道以去。者言有道以來。而清濁相干。亦當有道以去。而陰陽相和也。故審知逆順之道。是謂養身之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營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之上行也。承經云。宗氣留于海。其上者走于息道。其下者注于氣街。又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俞者。順宗氣之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復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脉也。取天柱。大杼。而復取之。榮俞者。先取脉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脉外內之血氣。厥逆也。經脉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逆氣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俞者。先去其脉中之逆。使脉外之血氣。溜注於脉中。而陰陽已和也。

註此言治五亂者。而各有刺之之穴也。道者。脉路也。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則邪之去也。亦必有其道。審知其道。而善去之。斯謂養身之寶。此四語。雖為刺病而發。凡醫工能熟玩之。則治病必竟。標本用藥。必竟。經絡。真邪必審。補瀉。不妄。乃為醫家切要之法也。故氣亂於心者。當取之手少陰。心經之輸穴。神門。必

問留中。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於肺者。取足太陰。脾經。榮穴。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針一分。留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陰。腎經之輸穴。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人有脉則生。針三分。留七

呼灸三壯
呼灸三壯
如刺之而邪氣不下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

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灸日七壯灸百壯
又取于承經之大筋如取之而

病尚不知又當取承經之榮穴通谷輸穴束骨通谷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二分留五呼灸三壯束

脈然後在臂則取手陽明大腸經之榮穴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三壯
取之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

取之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
輸穴中渚手四指本節後陷中即液門下一寸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

後陷中去內廷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陽胆經之榮穴俠谿足四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

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交也黃帝

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命曰治亂也

張徐入徐出者導氣其之來去也榮衛者精氣也同生於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瀉非
為有餘不足乃導亂氣之相逆也○玉師曰上古治氣者著之玉版治血脈者著之金匱

註馬此言治五亂者惟以導氣不與補瀉有餘不足者同法也凡有餘者則行瀉法不足者則行補法今治
五亂者則其針徐入徐出導氣復故而已不必泥定補瀉之形以其精氣相同非真有餘與不足也不

過亂氣之相逆耳
何必以補瀉為哉

脹論第三十五
內詳論藏府脹由
脹形治法故名篇

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脈大堅以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為

藏陽為府
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藏府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為脈脈膚脹在內則
為藏府之脹矣寸口堅大為陽脈澇為陰脈陰為藏陽為府以脈之陰陽則知藏府之脹矣

註此言據脈可以知脈陰肺屬藏而陽脈屬府也。脈見寸口其脈大者以和氣有餘也其脈堅者以和氣不散也其脈濡者以氣血凝滯也故為脈然脈大而堅者為陽脈其脈在六府脈濡而堅者為陰脈其脈在五藏也。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脉之中耶藏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

註姚士因曰此病在氣而及于藏府血脉之有形故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於藏府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於皮膚腠理之間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理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

註王芳侯曰帝問藏府在於胸腹之內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限五藏六府其氣各異今脹氣皆在於藏府之外何以分別某藏某府之脹乎此下有岐伯所答之闕文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臆中者心王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蘆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為膚脹三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

註按黃帝時本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備城郭不閉則此時有宮城矣

張此言衛氣生於胃府水穀之精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逆于陽則為脈脹膚脹逆于陰則為空郭之脹及五藏六府之脹夫胸腹者藏府之郭郭臆中者心王之宮城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

此衛氣逆于陰而將為藏府之脹矣胃主受納水穀為太倉而居中焦在上為咽喉主傳氣而送水穀在下口為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胃之五竅猶閭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

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于下焦之津液從任脈而出于蘆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藏六府各有界限其病各有形狀也如營氣循脈衛氣逆于脈中則

為脈脹若並脈而循行于分肉則為膚脹蓋衛氣雖常然並脈循行于分肉而行有逆順若並脈順行而乘于脈中則為脈脹行于膚肉則為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

將子脈
外之血
氣

瀉之在于膚脈而近者一瀉在于城郭而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蓋留之則為藏府之脹矣衛氣出于太倉故瀉胃之三里○姚氏曰榮氣循脈衛氣逆為脈脹與上章之榮氣順脈衛氣逆行同義○吳氏曰衛氣逆于空郭之中則為鼓脹着于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為腸胃之脹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為五藏之脹此皆胃府之門戶道路故瀉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成虛者瀉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瀉疾瀉者治其始蒙也○揚元如曰逆則生長之機漸消故久而未有不虛者審其傳送阻塞者瀉之門戶液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瀉理兼用斯為治脹之良法若新病而不大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朱永年曰醫者止知瀉以消脹馬知其中之門戶道路知其門戶道路可

而氣逆於中矣故治脹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朱衛公曰液者所以灌精瀉空竅者也其別氣出于耳而為聽宗氣上出于鼻而為臭濁氣出于耳走唇舌而為味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故液道不通則諸氣皆逆矣

論此明言脹之所舍而脹則成于衛氣之逆其法在于急瀉三里也夫脹不在于血脈之中亦不在于藏府之內乃在于藏府之外胸膈之內排其藏府而以胸膈為郭其皮膚亦為之脹此則脹之所舍也且藏府在胸膈腹裡之內雖同處于一域然其病各有所異者以其各有畔界也故胸膈為藏府之郭膈中為心主之宮城胃為太倉咽喉小腸為傳送水穀之道胃有五竅為閭里門戶廉泉玉英▲即玉堂俱住脈經穴▼為津液之道所以藏府各有畔界而病亦各有形狀也然其所以脹者不在于營氣而在于衛氣蓋管氣陰性精專隨宗氣行不能為脹惟衛氣逆行則並脈循分肉者始為脈脹而成為膚脹且是以胃為藏府之海而三里為胃經之合當瀉其三里病近者一次瀉之病久者三次瀉之不必拘其虛實而工在于急瀉之也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挽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論此下二節明上節之病各有形狀而此節以五藏之脹形言之也

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臑膈焦臭妨於食大便秘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殮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腹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癰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胆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張吳氏曰此衛氣逆於城郭之中而為藏府之脹也。顧問

註脹形者問五藏六府之脹形始在無形而及于有形也。

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針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

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張姚氏曰其道在一者謂三合而為一也。逆順者謂禁行脈中。衛行脈外。相逆順而為行也。塞其空者外

無使經脈膚腠跡空內使藏府之神氣充足。自無厥逆之患矣。此良工治未病也。○莫仲超曰上節言

深矣。學者不可不深察之。○王芳侯曰神者先天之精。水穀之精。兩精相搏。合而為神。

黃帝曰。脹者為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言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

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上。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

張此言衛氣逆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

脈內之榮氣相逆。順而行也。陰陽相隨者。謂脈外之榮衛相將而行。陰陽清濁有逆。有順。乃得天和。應

天氣之右旋。而西轉。經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也。五藏更始者。謂榮行於藏府。經脈外內出

入。陽陰逸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也。陰陽和平。五

穀乃化。而營衛生焉。此先論其陰陽和調。然後論厥逆之因。乃厥

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搏。乃合為脹也。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張真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下焦先天之真元。上與陽明相合。化水穀之精。微生此榮衛二

真者神

天道右
旋地道
左轉
順氣篇
曰以入
月分為
四

氣也生
子先天
之精

育者荒
脈之忌
與診同

逆之因矣。如天真之氣，厥逆在下，則營衛之氣，留止于上矣。下焦寒水之氣，上逆，則真邪相攻，榮衛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脹也。○吳氏曰：元真之氣，天之真元也。與寒水之氣相合，故真邪相搏，則真氣反厥于下，而寒氣反逆于上矣。真氣不
得上合于榮衛，留止衛留止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間虛寒，工在疾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此伯對曰：此言陷於肉育，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針不陷育，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瀉不瀉，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胸當瀉，則瀉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張此論衛氣逆于內而為藏府之脹者，有城郭募原之分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夫衛氣之逆于內而為脹者，在於宮城空郭之中，故取之三理三下而已。今有其三而不下者，此陷于肉育而中氣穴故也。故針不中氣穴，則氣閉于內而不得外出，針不陷育，則氣不行而不能上越。故三而不下者，必更其道，取之氣穴。惡有不下者乎？按氣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即上紀之胃脘，下紀之闕元諸穴，非谿谷之會。是以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蓋衛氣行於皮膚，藏府之肉理，今入于氣穴，故不當取之肉也。○姚氏曰：按金匱玉函云：膝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夫藏府之文理，乃藏府募原之肉理，而肉理之中，有脈系，衛氣陷於育膜而入於脈絡，故當取之氣穴也。○王芳侯曰：按素問有氣府論，氣穴論，經屬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而分府與穴者，謂府者，藏也。瘡過血氣之藏于內也。穴者，窞也。氣從此而出入者也。

註此言脹之愈與不愈，在于針之有得失也。上文言脹責于急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下之者三，而病有不下者，正以邪之陷于肉育，而中于氣穴，故針之者，必當中于氣穴，肉育可也。蓋不中氣穴，則邪氣必閉于內，針不陷肉育，則邪氣不行于外，致使此邪上越，所刺之肌肉間，則衛氣相亂，陰陽諸經相乘，而透其脹，當瀉不瀉，邪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務使氣下而止針，設若不下，又復始針，底可以萬全也。且驗脹之退否，診脹則脹，脹則瀉之，診退則退，退則補之，其法有如此者。

五癢津液別第三十六

註別後劣，以內論五液而病，為水脹，則必為癢，故名篇。